

## 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及其未来走向

朱明权

东北亚包括了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地带和西北太平洋。从近代史拉开帷幕起,其战略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在这一地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角逐。本文试就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进行若干分析,并对此政策在近期内的可能走向作出一些探索。

### (一)

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对苏遏制战略的最终形成。这种遏制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加以实现,而欧洲和东北亚则是美国进行对苏军事遏制的两个主要场所。在长期的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逐渐呈现出下述特征:

(1) 积极发展与日本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这种三边战略合作是以美国作为领袖,以美日同盟作为支柱。它不仅有助于阻止苏联的影响和势力在东北亚的扩大,而且有助于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对抗苏联的力量。

活跃在东北亚的有美、苏、中、日、北朝鲜和南朝鲜这样一些政治实体。既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中国和北朝鲜又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自然就将日本和南朝鲜当作了“天然盟友”。

1951年9月缔结的《日美安全条约》为日美军事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国内以及周围驻扎陆、空、海军,以“维持”日本安全和“镇压”其国内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sup>①</sup>。1960年1月签订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删去了美军可参与镇压日本国内“暴乱和骚动”的条款,但仍保留了美国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并规定日本有发展“抵抗武装进攻”的军事能力和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sup>②</sup>。1978年11月公布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是《新日美安全条约》的具体化,明确规定了双方在平时以及战时的军事合作<sup>③</sup>。日本

防卫厅认为,两国军事合作关系从此“由摸索时代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sup>④</sup>。

奠定了美国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的则是1953年10月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它规定,为了对付“共同的危险”和发展“共同防御”,美国有在南朝鲜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及帮助南朝鲜“保持并发展”军事力量的责任。1971年,驻在南朝鲜的美军和当地军队被置于一一体化的基础之上。

此外,在美国的撮合和敦促下,经过14年的会谈,1965年6月,日本和南朝鲜当局签署了《韩日基本条约》。它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盟约,却为日本和南朝鲜实行紧密的战略合作创造了条件。1969年时,日本政府公开宣称,南朝鲜的安全对于日本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

(2) 坚持在东北亚实行前沿部署。40多年以来,美国驻扎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和西欧—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对苏联形成了钳形夹击之势,而东北亚则构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首道防线中的一个最重要环节。

无论是从驻军人数还是部署范围看,美国在东北亚前沿的军队都具有颇为可观的战斗能力。1989年时,美国在日本的军队达到5万人,编为两个战斗机中队,一个陆战师。同时,美国在南朝鲜驻有4.4万人的军队,编为两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步兵师<sup>⑤</sup>。此外,美国的第七舰队以日本的横须贺为司令部所在地,拥有大型水面战斗舰19艘,攻击性潜艇6艘。它们被编为两个航母群,其中一个航母群经常出没于东北亚的海底洋面<sup>⑥</sup>。

美国在东北亚前沿部署的军队掌握了核力量。早在1954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就透露,驻在远东的美军已装备了可以发射核弹的大炮和火箭。1955年1月他在访问汉城时更加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他说,当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时,

“如有必要”，美国“将准备使用原子武器”<sup>⑦</sup>。1975年6月，美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公然宣称，“我相信，人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在朝鲜和欧洲部署了核武器”<sup>⑧</sup>。北朝鲜方面认为，目前美国在南朝鲜拥有1,000多件核武器。

日本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尽管佐藤政府于1967年宣布了“非核三原则”（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领土及领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在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以及在日本领海中活动的美国军舰都配备了核武器。为了逃避指责，日本对此始终保持缄默。

(3) 竭力推动日本在东北亚的联合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美国政府指望，利用这一做法，在保持足以遏制苏联军事力量的同时减轻美国负担。

按照1946年11月颁布的日本宪法的第9条，日本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不会维持陆海空及其他军事力量。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迅速确立了以美日军事合作作为它在东北亚的防务的基石的构想。在美国的鼓励下，日本于50年代建立了所谓只配备有防御性武器的自卫队。当时，自卫队的总兵力约为15.2万人，其中陆军13万人。今天，自卫队的总兵力已增长到24万人，是联邦德国的一半，包括陆军15.6万人，空军5万人，海军4万人<sup>⑨</sup>。

由于国内的和平主义情绪以及亚洲各国的反对，日本自卫队兵员规模的发展总是受到一定限制。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力图推动日本在以下三个方面为联合防务作出努力：增加用于防务以及与防务有关的活动的拨款；承担更多的军事任务（如巡逻海上通道等），以减轻美军的负担；加快更新武器装备的步伐<sup>⑩</sup>。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以后，美国的这些要求表现得格外强烈。

大约从1965年起，日本就将它的防务预算稳定地限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由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急剧增加，1%的比例也意味着极为庞大的防务支出。1989年时，日本防务支出已超过联邦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三位，相当于所有其他的东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防务支出的总和<sup>⑪</sup>。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感到不满，要求日本的防务支出突破1%的限制。在美国的压力下，1987年1月，日本放弃了1%的标准。这一决定在1990年4月正式生效。

增加的军费主要被用来研究、发展和采买现代

化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海空军的武器装备。日本政府在1986年2月宣布，《（1986—1990年度）中期防务力量整备计划》已经完成。在这五年中，日本自卫队装备了多种现代化的武器体系，包括爱国者地空导弹、P3C反潜巡逻机、6,500吨级的导弹驱逐舰、F-15高性能战斗机、F-4战斗轰炸机等。

日本军费的增加，也使得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从财政上帮助美国。为了维持日本领土上的美军基地，日本的分担由1972年的2.8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1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在日本驻军总支出的40%。1986年9月，日本与美国缔结了一项条约，同意参加SDI的研究。1988年，日本同意与美国合作研究、发展FSX战斗机。它将以美国的F-16为基础，既可被用于空战，又可被用于携带攻击潜艇的导弹。日本将负责总额为13亿美元的全部研究、发展费用。当这种飞机于1993年投产后，日本将购买170架。

美国还要求日本突破“专守防卫”的战略，在东北亚防务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所谓的专守防卫，按照日本官方的解释，意味着只有在首先遭到侵略而且无法用其他手段排除侵略时，日本才能行使自卫权，而且必须将武力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此外，日本行使自卫权的地理范围应当限于“日本管理下的领土”<sup>⑫</sup>。这些表明，至少从理论上说，尽管美日早在50年代初期就结成了军事同盟，当美国在东北亚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并不一定就能真正获得日本的军事支持。随着苏联势力的加强，感到力不从心的美国迫切希望日本在东北亚发挥更加积极和更加主动的军事作用。与此同时，在日本也有人主张抛弃这种专守防卫的战略。正是在此基础上，1978年两国制定的防务合作指导方针使日本专守防卫的战略名存实亡。1983年的日本《防务白皮书》进一步规定，“日本周围数百海哩、海上航线一千海哩左右的海域为日本防御的地理范围”，日本将保护在该海域内执行任务的美国作战舰艇和向日本运送物资的外国船舶。战时日本将在该海域实施护航作战，对企图通过日本主要海峡的敌潜艇和水面舰艇实施攻击<sup>⑬</sup>。这更是对专守防卫战略的公开背离，有效地减轻了美军在东北亚的任务。

(4) 在核保护伞下，主要利用常规力量、特别是海上力量对苏联加以遏制。在东北亚，就象在西欧一样，从60年代起，灵活反应就是指导美国使

用军事力量的一项基本原则。不同的是，在东北亚，当着美国将核力量当作最后的依赖时，它更加注意常规力量的运用。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并没有一个关于在东北亚使用核力量的具体设想。

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说明一下苏联在东北亚的军事姿态。在漫长的冷战中，苏联已于这一地区部署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到1986年时，苏联在远东部署了占其拥有总数1/4至1/3的战略核武器。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主要部署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携载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则主要部署在鄂霍茨克海。同时，苏联在远东部署的中程核力量有了明显增加，包括85架逆火式轰炸机和162枚SS-20中程导弹，可以将整个日本纳入射程之内。苏联部署在远东的常规力量有相当一部分也被用来直接对付美国及其盟国。在这一地区，苏联总共拥有39万人（45个师）的地面部队、2,430架作战飞机、845艘各类舰艇（属于太平洋舰队）<sup>④</sup>。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及其周围是苏联在远东进行部署的重点：约10个陆军师驻在面向日本的苏联沿海一带；太平洋舰队的60%—70%的军舰以海参威为基地；200架左右的轰炸机、侦察机和反潜机以苏维埃港为基地；在库页岛修建了3个海军基地，7个军用机场，并配有二个师的陆军兵力；在堪察加半岛部署着苏太平洋舰队的75%的潜艇（包括核潜艇），约20艘大中型水面舰艇，以及二个师的陆军兵力；在千岛群岛也有着二个陆军师，并修建了供军用飞机及潜艇使用的基地<sup>⑤</sup>。

苏联进行这种战略部署的意图很清楚：在发生美苏战争的情况下，苏联沿海的军事力量将被用来维护苏联领土的安全；日本海的苏联军事力量将被用来突破美国及其盟国对对马、津轻和宗谷海峡的封锁，尽力打破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堵；在鄂霍茨克海的军事力量将被用来确保对根室和国后海峡的控制，保证这条连接苏联和太平洋的“黄金通道”的流畅，以便前出太平洋。而核力量则是最后的手段。

针对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美国的军事姿态也颇有特色。

首先，美国在东北亚比在西欧更多地依赖于常规力量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因为东北亚的政治气候更加不适合于核武器的使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国对核战争的前景极为担心，日本尤其明显。在此情况下，美国若使用核武器，在其盟国内部就会引起强烈不满和反抗。另一方面，东北亚的地理条件

更加不适合于核武器的使用。在欧洲，东西方国家于中欧连成一片，短程核武器尚有被单独加以使用的可能（至少一部分人这么认为），换言之，核战争尚有被控制的可能。在东北亚，情况就明显不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隔着茫茫大海，短程核武器的价值极为有限；而在苏联同样拥有大量中程（1988年以前）和战略核武器的背景下，使用它们进行一场核战争无疑意味着双方的毁灭。这样一种前景显然有助于打消美国可能产生的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冲动。此外，美国在东北亚拥有的优势常规力量也减少了它对核力量的依赖。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论及。

其次，就常规力量而言，美国在东北亚比在西欧更多地依赖于海军力量的作用。北约和华约国家的对抗主要建立在地面力量的基础之上，尽管美国及其盟国在这一方面并不占有优势。东北亚则是另一番情景。在此地区，美国的两个盟友，一个是真正的岛国，另一个地处朝鲜半岛的南端。美国本身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地带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因此，美国就必须主要依靠海军力量对苏联加以遏制，而它在这一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地位也为推行此种政策提供了基础。尽管近年来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增加了新型的潜艇、驱逐舰、巡洋舰、作战飞机等等，但“无论从火力还是从级别来看”，美国海军都仍然“领先”于苏联<sup>⑥</sup>。

## （二）

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更由于苏联面临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困难，从80年代后期起，苏联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重要调整。在此基础上，美苏关系出现了第三次缓和。

1990年9月，苏联和南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了日本，确认北方领土是两国面临的最为困难的问题，而在此以前，苏联的官方立场一直是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12月，南朝鲜的卢泰愚访问苏联。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了日本和南朝鲜。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建立日本海沿岸共同市场和举行亚洲安全合作会议的建议。

然而，与东北亚的政治气候的转暖颇不和谐的是，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关系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它们的军事对峙状态依然照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政策也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反映了美国对当今苏联在东北亚的军事姿态的认识。

确实,近几年来,苏联已经逐步削减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还在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就在海参威宣布,东北亚的苏联武装力量的使命是捍卫国家的安全,在合理的军事水平上执行战略防御<sup>⑦</sup>。1989年5月17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在访问北京时又明确提出:到1990年底,苏联将销毁部署在东部的436枚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将裁减这一地区的苏军20万人,包括远东军区的12万人。这意味着远东的苏联军事力量将减少12个陆军师,11个战术空军团,16艘军舰。此外,苏联将从蒙古撤出3个陆军师及全部的空军集团群<sup>⑧</sup>。与此同时,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来执行这种单方面的裁军计划,尽管其速度不象戈尔巴乔夫许诺的那么迅速。按照美国国防部出版的《苏联军事力量》(1990年)一书,苏联从蒙古的撤军已经完成了3/4,余下的将在1992年底撤完。远东军区的地面部队的削减工作也已开始,预计到9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的45个师将减少到38个,坦克将减少30%,10个摩托化步兵师将被改编为防御性的机枪步兵师(人数减少,机动性降低);至于远东的战术空军,3个团已被裁减,还有8个团有待裁减,它们一共相当于远东原有战术空军力量的40%<sup>⑨</sup>。

虽然如此,美国政府却认为,苏联在东北亚对美国造成的军事压力并未真正减少。五角大楼一再声称,苏联军事力量的裁减“主要发生于远东和外贝加尔军区的中苏边界,而面对日本的远东军区的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裁减问题则未得到同样的重视”,当前“尚无证据可以表明”,部署于日本对面的苏联沿海地带、北方领土、萨哈林岛和堪察加半岛上的苏联地面部队“会被包括在裁减的范围之中”<sup>⑩</sup>。前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B·海沃德也强调说,苏军的“裁减主要发生在用来对付中国的边境部队中,而用来对付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则变化甚小”<sup>⑪</sup>。

更为重要的是,按照美国政府的观点,远东的苏联军事力量在数量上的减少已为关键性的武器体系的现代化和升级换代所抵销。具体地说,在地面力量方面,许多老式过时的坦克正在为新式的T-80、T-72和改良型T-72所替代。在空军力量方面,正在补充现代化的战术飞机,如苏-24,米格-29,苏-27等。苏-27具有远程护航作用,从而对

美国和日本造成了新的威胁。在防空力量方面,正在建造SA-10地空导弹发射场。在太平洋舰队,水面舰船的力量水平虽然保持相对稳定,但它们携带导弹的能力、两栖运送能力以及具有远程反卫星武器的军舰的数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高<sup>⑫</sup>。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前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基本上保持了过去几十年中所形成的特征。

首先,它继续努力维持与日本、南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随着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同美国进行竞争的能力的加强,近年来许多美国人对日本在增加防务支出和承担更多军事责任的问题上采取的态度表示了不满。他们批评说,“日本是免费搭车”,“日本利用本应化在防务方面的钱在市场上打败我们”,“日本在夏威夷这一过去遭受军事失败的地方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sup>⑬</sup>有些批评家甚至断言,日美矛盾将会急剧发展,日美同盟将会很快破裂。但是,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尽管日美在经济上存在着尖锐冲突,尽管它们在分担防务的问题上不时发生摩擦,但决定着它们关系的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相互需要。这种相互需要将导致它们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妥协,导致它们的同盟关系的继续维持。至少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日本依然是美国的一艘极为重要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海湾战争表明,美国不仅希望这艘“航空母舰”能在东北亚发挥作用,而且希望它也能在亚洲其他地区发挥作用。

同日本一样,南朝鲜目前也仍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目前,南朝鲜每年为每一个驻在它的领土上的美国军事人员支付5万美元。在南朝鲜的4万多名美军与南朝鲜的60万军队被置于一个四星美国将军的领导之下,构成了一支同时满足了美国和南朝鲜需要的一体化武装力量。他们一起训练,使用共同的程序,拥有可以相互替代的装备。自然,美国和南朝鲜的安全关系也并非没有困难。有些美国人提出,在朝鲜战争结束40年以后,美国还有什么必要将它的军队继续留在南朝鲜?有些南朝鲜人则对他们的军队必须接受一个美国将军的统率一事感到不满。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南朝鲜当局,都认为目前的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是必要和有益的,只要作局部调整即可。

其次,美国继续在东北亚实行前沿部署的原则。因为美苏政治关系的改善和美国国内经济困难的增加,1990年时,美国政府曾设想,到90年代中

期，将驻在太平洋地区（日本、南朝鲜和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削减10%—12%<sup>②</sup>。根据今年5月19日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谈话，美国从东北亚撤军的速度会有所加快，在1992年底以前从南朝鲜撤出7,000人，从日本撤出5,000人<sup>③</sup>。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即使这一裁减计划能如期完成，美国在东北亚实行前沿部署的态势也没有发生变化，美国在东北亚前沿的作战能力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不仅是因为裁减人数有限，而且是因为被裁减的多属支援人员而非战斗人员。

### （三）

还应指出的是，在可以预言的未来若干年中，东北亚的美苏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间出现的这种不协调状态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换言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政策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中虽然会出现某些变化，但无疑会保持它的基本原貌。我们的这种推测是建立在对政治和军事因素所作分析的基础之上。

首先，在所有国家政策中，防务政策是一种惰性最强的政策，或者说是一种最为保守的政策，其变化速度和幅度明显落后于政治和经济政策。即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关系在今后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它们的军事关系也不会轻易得到同步的改善。

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分析，90年代中，苏联在东北亚的陆、空、海军力量将进一步得到更新和换代。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尤其如此。到2,000年时，其水面舰艇上的地地导弹能力和地空导弹将分别增加100%和50%；携带远程反卫星武器的舰艇的数量将增加40%；海军两栖运送能力将增加一倍；攻击性潜艇的数量虽将从目前的70艘下降到60—65艘，但是它们的现代化程度将会提高：噪声低，作战体系先进，携带武器增加。例如，使用核动力的巡航导弹攻击性潜艇将从目前的18艘减少到8艘，但它们装备的导弹却从目前的144枚增加到192枚<sup>④</sup>。

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尽管有着“冷战后”、“超越遏制”等等各种议论，美国政府——特别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始终还是将苏联视作它未来的主要对手。1991年2月7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说，“苏联的军事力量不是正在变得无关紧要。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苏联都仍是能够在不

到30分钟的时间内摧毁美国的唯一国家。”在此以前六个月，美国防部长切尼说，“苏联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并以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国作为目标。所有证据表明，这一事实并未发生变化。”<sup>⑤</sup>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坚持认为，美国必须维持一支较前有所削减但却充足的军事力量，以平衡苏联的军事力量，消除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的疑虑<sup>⑥</sup>。它还宣称，西方单方面的裁军将使美国失去“在微妙的新的国际安全条件下对付棘手的局面”的灵活性，会“削弱全球威慑和加快全球动荡”<sup>⑦</sup>。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想象，90年代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将会发生本质变化。

其次，正象某些西方评论家所说，美苏关系的第三次缓和并非建立在东西方停战的基础之上，而是基本建立在苏联单方面妥协的基础之上。因此，在调整以往的政策方面，苏联的态度主动积极，所作让步也比较具体；美国的态度则被动消极，所作让步也颇为抽象。这在军事领域表现得格外明显。

此处试以通常被认为变化最大的欧洲为例。在1987—1991年间，苏联从东欧撤出15万多人的军队，到1991年6月30日，苏联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所有军队都撤离完毕，驻在波兰的军队将只剩40,000人。从德国领土上撤出苏军的工作也已开始，到1994年将全部完成。相比之下，美国从欧洲撤军的速度就要缓慢得多。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高尔文不久前曾说，到1991年9月底，美国将把它在欧洲的驻军从30万减少到26.1万人。此外，尽管从1991年3月31日起华约国家关于解散华约军事机构的协议正式生效，美国的一些军政要人却一再声称，北约是欧洲“安全的必要基础”，1991年5月底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春季会议再次肯定了继续保持这一组织的必要性。

在苏联作出重要让步的欧洲尚且如此，在苏联依然坚持原有的军事姿态的东北亚就更不待言。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4月间提出，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日美苏三国首先应着手讨论该地区的裁军问题，特别是裁减海军力量的问题。在美国看来，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建议只是为了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在东北亚具有的军事优势。至今它仍然强烈反对这种“海上裁军”的主张。

第三，在近年来美苏政治关系取得明显改善的同时，它们之间也还存在着重要的对立和冲突。这些对立和冲突涉及到苏联在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

国的政策问题；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动问题；苏联领导集团的人事安排问题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突出反映了美苏第三次缓和的实质性成就的军备控制问题上，它们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美国舆论指责苏联违背了1990年11月签订的《欧洲常规武器条约》，将坦克、装甲车和大炮等转移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以逃避有关条款所规定的裁减。它还批评苏联在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中不守信用，拒绝在计数规则等方面作出本已应允的让步。

在此背景下，有些美国评论家公开要求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打交道。1991年2月14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宣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苏联已经赢得了最初的几次战役；两个超级大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摊牌”，美国必须为此作好准备<sup>⑭</sup>。

更重要的是，这种感情并非仅仅局限于公众，它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者以及美国的政策。1991年2月7日，国防部长切尼对众院军事委员会说，在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的

#### 注：

①、②、⑫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502页。

③、⑥ 道格拉斯·默里等编：《各国防务政策》，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页，第74页。

④、⑬ 刘善继等：《当代外国军事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第144页。

⑤、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 美国国防部：《苏联军事力量》（1990年），第99页，第98页，第3页，第102页。

⑦、⑧、⑪ 伦奥纳德·斯佩克特：《核抱负》，博尔德韦斯特维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第122页，第118页。

⑨、⑩、⑪ 肯尼思·亨特：《日本的安全政策》，载于“生存”第31卷第3期，第201页，第202页。

批准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军备控制的前景难以预测。国务卿贝克则告诉另一个众院委员会，他已建议布什总统推迟要求参院批准《欧洲常规力量条约》。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5月初发出警告，美苏关系有可能倒退到冷战或半冷战状态。

最后应当简单提及的是，日本和南朝鲜都希望它们的盟主——美国——能够继续在东北亚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就日本来说，只要北方领土问题不解决，它对苏联的“担心便会照样保持”<sup>⑮</sup>，它也会继续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包括核伞的保护。对南朝鲜来说，只要朝鲜尚未真正实现统一，只要南北双方依然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之中，它就会尽力使美军留驻朝鲜半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今后一段时间中，美苏会从东北亚裁减一些军事力量，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态势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尽管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政策会经受某种调整，这一政策本质上将会得到维持。

⑭ 廖光生编：《中日关系和亚太区域合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8页。

⑮ 陈石平等编：《未来军事世界》（续集），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73页。

⑯、⑰、⑱ 美国海军协会编：《海军年鉴》（1990年）第48页，第55页。

⑲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国际形势年鉴》（1988年），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国际形势年鉴》（1990年），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㉑ 《人民日报》，1991年5月20日。

㉒ 利昂·斯洛特：《变化中的世界的核政策再探》，“报告”第11期，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出版社，第3页。

㉓ 《纽约时报》，1991年2月14日。

#### （上接第75页）

㉔ 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此书与《五代史平话》、《京本小说》、《宣和遗事》体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

㉕ 司马光《与范祖禹论长编书》

㉖ 《周史平话》卷上：“忆昔澶州推戴时，欺人寡妇与痴儿，周朝才得九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㉗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九《高祖纪》：“帝遣牙将王峻奉表于契丹，契丹主赐诏褒美，呼帝为儿，又赐木一。”《通鉴》卷二八六：“遣客将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主……契丹主赐诏褒美，及进画，亲加‘儿’字于知远姓名之上，仍赐以木拐。”